



前漢書卷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苟及見毋忌爲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日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劉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爾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寵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

日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邸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爲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

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爲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號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音刑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

與爲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爲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

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職者故爲卑職以自隱

吏嘗以過笞餘欲起耳攝使受笞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

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

涉見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傑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爲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

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

師古曰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

聽遂立爲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願相知也

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師古曰

曰津名卽今滑州自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

戍服虔曰山領有五因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

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南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歛服虔曰吏更

人頭數出穀師古曰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重用反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讀以相保養今陳

王奮臂爲天下倡始莫不響應師古曰倡讀曰唱響讀曰響家自爲怨各報其怨師古曰爲爲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音于僞反

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爲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

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

也豪傑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臣自號也

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

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蘇林曰至戲地而却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

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非不也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

河北晉灼曰介音憂臣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

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

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

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耳餘說武臣曰

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爲權宜之計耳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

略常山張騫略上黨師古曰騫音鳥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

燕軍所得師古曰閒出謂投閒隙而微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

之有斯養卒謝其會曰蘇林曰斷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

人字非也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

人字非也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於此舍下輒加吾爲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

以能得王

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

乃走燕壁

師古曰走也音奏

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

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

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撻也音止藥反

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

哉顧其執初定

師古曰顧思念也

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尙易燕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鼓反

況以兩賢

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

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

燕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

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

師古曰之往也

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

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

張晏曰羈寄旅客也

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

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可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力師古曰力爲事也火爲事也三言言邯鄲張晏曰鼠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信都人餘餘收良

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國之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

師古曰屬聯及也

饒王離師古曰饒古餽字謂饒運其軍糧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

使張騫陳釋往讓餘

師古曰讓責也

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

秦俱死

師古曰胡何也

且什有一二相全

師古曰十中尙冀得一二勝秦○宋祁曰別本無有字

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

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

師古曰餒飢也音於僞反

張騫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復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

曰顧思

迺使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

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趙聞趙急皆來救張敖

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

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師古曰望怨望

也凡下

豈以臣重去將哉

師古曰重難也

迺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

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

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

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爲人所稱

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雅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劉敞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

之遊雅故多爲人所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爲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爲治處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

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關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

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田榮

師古曰夏說讀

曰悅說田榮

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

皮爲扞蔽

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

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

師古曰悉盡也

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

有故

張晏曰漢王有衣時常從耳遊也

而項王疆立我我欲之楚

師古曰羽既疆盛又爲所立也以狐疑莫知所往

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是者什氏也晉灼曰齊人

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先至必王楚雖疆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

方圖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

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圖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

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爲趙王趙王德餘

師古曰懷其德

立以爲代王餘爲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師古曰爲代相國而

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

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卽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泝水上

蘇林曰泝音祇也音灼曰問其方人言抵師古

曰晉晉一戰晉是也蘇音祖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景德本無此七字劉攽曰斬餘

四年夏立耳爲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爲王尙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王后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堵禮高祖箕踞罵詈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

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辱師古曰音士連反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爲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

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爲師古曰言何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爲乃汗染王

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東垣王信餘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

之廁中故云置廁東海黃姑枝五里一○劉攽曰置頓止之次名也置垣十里一置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

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

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白明也乃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面爲檻形謂以板圍周

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刺熱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

而悅反古曰蘇音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摩

訖隆四年校刊前漢書卷三十一劉傳四

尉以貫高辭歸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張晏曰以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中大夫泄公曰臣

知之

師古曰泄音薛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師古曰侵猶犯負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公

師古曰

與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傍管刺燕委困故以復輿處之也復音鞭叩讀曰仰

勞苦如平生歡

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

師古曰

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師古曰易代也

顧爲王寶不

果猶決

反師古曰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

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

師古曰多猶重也

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

吾責塞矣

師古曰塞當也溝也

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蘇林曰亢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

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喙卽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荀悅論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赦已出尙魯元公

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食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甥類不得

以主掌爲辭貫高又云諸侯則國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爲諸侯相郡守諱在田叔傳及

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

師古曰爲齊太

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魯元公主爲太后

師古曰

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薨

故也

師古曰以公主爲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爲王

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

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卽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師古曰睢音雖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爲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晉灼曰始在貧賤儉

時之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慕也

後相背之盤也

師古曰盤

古戾字執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張耳傳庸奴其夫○王琳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

同

宦爲外黃令○

臣召南

按史記作宦魏爲外黃令是也必有魏字以別于秦漢書刪之卽下文秦購耳以

千金不明矣

陳餘傳耳餘爲左右校尉○

臣召南

按此文上史記有邵騷爲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爲右丞相下有邵

騷爲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于事情不核

蒯通說其令徐公○

臣召南

按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

如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謚漢書改高祖爲皇帝當矣

餘廼使夏說說田榮○

臣召南

按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遣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又中大夫

泄公曰臣素知之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而又相識也

魯元公主爲太后注師古曰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

臣召南

按顏注無理惠紀中劉敞已辨之矣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前漢書卷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豹田儼韓王信傳第三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

師古曰六國時魏也

其兄魏咎改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

文穎曰魏大梁也

爲庶人陳勝之王也咎

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

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

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師古曰言

常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其節義也老子道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迺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爲王

市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

師古曰反謂回還也

陳王迺遣立咎爲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

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儼傳儼自將兵救魏章邯殺儼臨濟下非遣田巴也

章邯

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

師古曰與章邯爲誓而約降

約降定咎自殺

師古曰但欲全其人身自不降

魏約亡走

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約下魏二十餘城立爲魏王

師古曰項羽立之

豹引精

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

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

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

師古曰親謂母也

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三列傳

一

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

今漢王嫚侮人罵

罵諸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爲河

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師古曰反國言其嘗叛也

田儋狄人也

師古曰狄縣名也地理志屬千乘

故齊王田氏之族也

師古曰亦六國時齊也

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盟能得人

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師古

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廷縣廷之中也音定今據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

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

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

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

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迺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

歸擊逐假假亡走趙相角亡走趙角弟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迺立儋子市爲王榮相之橫爲將平齊地

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

師古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迺出兵楚

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

○劉奉世曰謂田假與國之王者項梁之語也見羽傳中

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

齊王曰螻蛄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應劭曰螻一名螻蛄也螻人手足則斷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螻蛄及說文皆以爲螻即螻也博三寸首大如蟬而郭璞云各自一

種其蟻蛇細頸大頭魚尾色如綬文文則有毛似豬鬃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久反鼻非螻之類也今俗名螻之郭說得矣螻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螻其蟻唯出南方螻音芳六反螻音火各反螻

音式亦反螻音許偉反螻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聞於楚趙非手足矣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

手足之親也師古曰螻蛄是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螻蛄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螻蛄也螻蛄也師古曰首用事謂起兵而立號者也

螻音蠆螻音紇螻音五紇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而殺之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

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音

吏吏反下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

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貢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

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餉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

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

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

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

乾隆四年校刊前漢書卷三十三列傳

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聞漢將韓

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

師古曰二人也華音戶化反

軍壓下以距漢

張晏曰濟南歷山之下

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

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

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且遣使與漢平

師古曰方欲遣使

韓信迺渡平原

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已而亨之

師古曰謂其與韓信合謀

廣東走高密橫走博

蘇林曰泰山博縣

守相田光走城陽

師古曰守相者言爲相而專主居守之事

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

師古曰且音子闔反

齊王與合軍高密

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爲王迺擊嬰敗橫

軍於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師古曰音弋成反

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

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自立而兩助

之也中音竹仲反

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師古曰吸音許及反遂平齊地漢

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彭越爲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陽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陽中師古曰音丁老反高

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

寧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陽中使還報高帝迺詔

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乃侯耳

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其徒屬也劉奉世曰高帝唯召橫耳不來且發民加殊賞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爲侯詳語意可知豈爲其能來哉